

細說院藏「詔書」

馮明珠

前言

近年來清宮連續劇流行，常有觀眾來電詢問一些與清史有關的問題，諸如孝莊皇太后有沒有下嫁皇叔多爾袞？康熙皇帝傳位給誰？雍正皇帝果真通宵達旦批摺嗎？聖旨真如電影、連續劇所演多由太監手持宣讀嗎？針對這些問題我們除一一作答外，也籌辦各種展覽，為觀眾解惑，正在展出的「知道了——硃批奏摺展」便是其中之一。一年多以前為了籌備「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歷史文書精品展」（預定於二〇〇五年十月在本院圖書文獻處新展廳中推出），筆者將封存庫底數十載的詔書開包檢視，整理送裱。這原是一些殘檔，十多件詔書寫在大幅接裱的黃紙上，並未裝潢，有的更是殘破不能成形（圖一），經過一年多的裱修（圖二），一幅幅巨型詔書又嶄新重現。（圖四——圖七）修繕裝裱期間，筆者得以仔細觀察，對詔書這類重要歷史文書有些心得，撰成此文，就教於方家。

一、何謂「詔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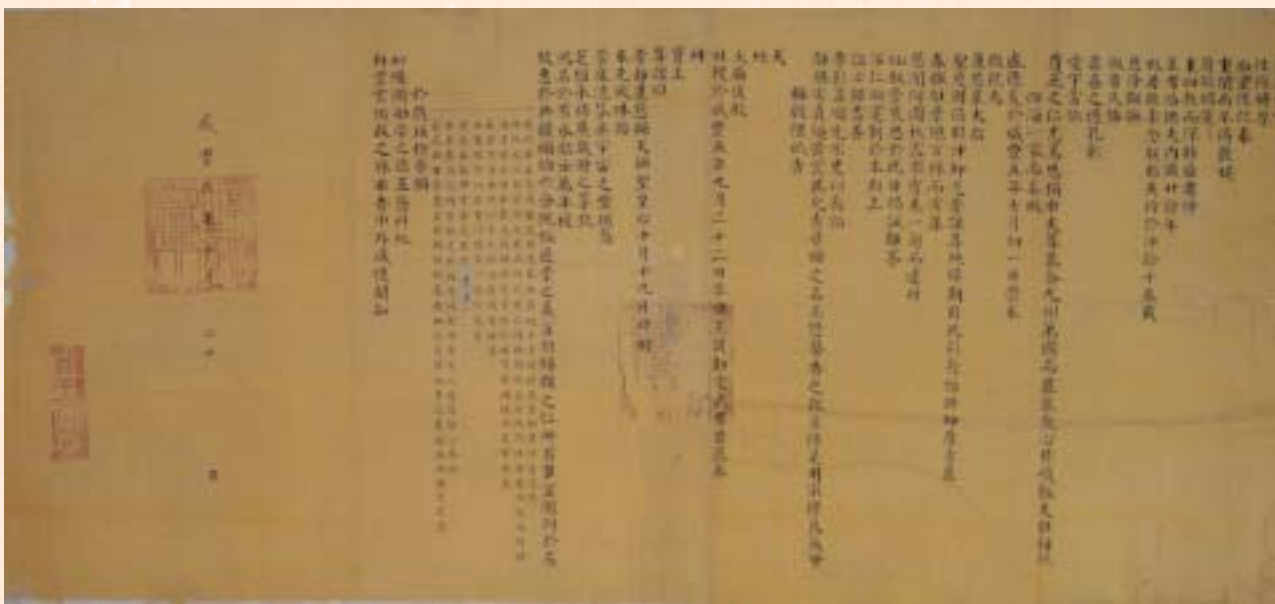
所謂「詔書」，是以皇帝名義頒布，讓天下臣民周知的一種詔令文書，所謂：「凡大政事，布告臣民，垂示彝憲，則有詔」，與同屬於詔令文書的「制辭」、「誥命」、「敕諭」等是有所不同的。「制辭」，向文武百官宣示，並不普及全民，所謂：「凡朝廷德音下逮，宣示百官曰制」或「凡典禮宣示百寮，則有制辭」。「誥命」是以文告曉，範圍更小，僅及於當事人及其家族，所謂：「覃恩封贈五品以上官及世爵承襲罔替者，曰誥命」；誥命多以手卷形式出現，滿、漢文對照，上載受封者姓名、職官、事跡及封贈內容，是皇帝封贈官員（百姓）的一種憑證，受到被封者家族世代保存，因此市面上流傳的「聖旨」，多屬此類。「敕諭」是以上令下，用途很廣，主要用於敕



封外藩、外國、封贈六品以下官員及任命地方官員的憑證等。總之，「詔書」、「制辭」、「誥命」、「敕諭」等詔令文書，雖被社會普遍大眾統稱為「聖旨」，但它們的性質、用途、形制、用語、頒布方式各有不同，是不能混為一談的。本文細說的「詔書」，是皇帝用以詔告天下的文書，以「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起首，「布告天下，咸使聞知」等語句結尾。



圖一 載湉入承大統詔破碎情形



圖二 孝靜康慈皇后升附奉先殿廟享詔 漢文部分修裱情形

二、清代「詔書」的演變

「詔書」始見於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初，一直延用到清末，宣統皇帝奉懿旨下詔退位為止。雖說早期的詔書其功能與性質與元明以後的發展有所不同，但無論如何這可以說是與中國帝制發展共始終的一種歷史文書。

清代的詔書沿襲於明制，在入關前便已開始應用，但逐漸出現制式的發展，則在順治入關以後。就筆者所見三件順治八年的詔書：〈順治皇帝親政詔〉（順治八年正月十一日）、〈順治皇帝追尊多爾袞為成宗義皇帝詔〉（順治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兩詔見《御筆詔令說清史》頁三五、四一）及院藏的〈部本—多爾袞撤出廟享詔〉（順治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圖三、圖三一—二）其形制、風格、用紙完全一樣，唯一



奉天承運

奉

皇帝詔曰親親王吳親王端重親王承親親王同侍衛大臣合詞奏言

太宗文皇帝實天德諸王貝勒大臣等同心堅持舍死盡忠伏立

皇上深時臣等並無微立攝政王之誤惟伊弟豫親王受調勳逆獲時

皇上尚在初十曾將朝政付伊與親親王共理逆後獨身威權不令親親王預政

遂以親弟豫親王為攝政叔王旨暨肆行自稱萬 皇文攝政王以扶立

皇王之功盡為己功又將

太宗文皇帝素日恩養諸王大臣官兵人等萬在

皇上攝朝時身及威威統制威威之功不歸

惟是全為己功其儀仗音樂侍衛之人俱與

皇王同蓋違前第亦與

皇上管職無異肉麻之罪任意濫費職逆職定年貯珠兩珍寶不與

皇上伊拍日月又將

皇上傳史宜而整陳奉一統及所屬千五人丁附錄一統托尔布達七一統直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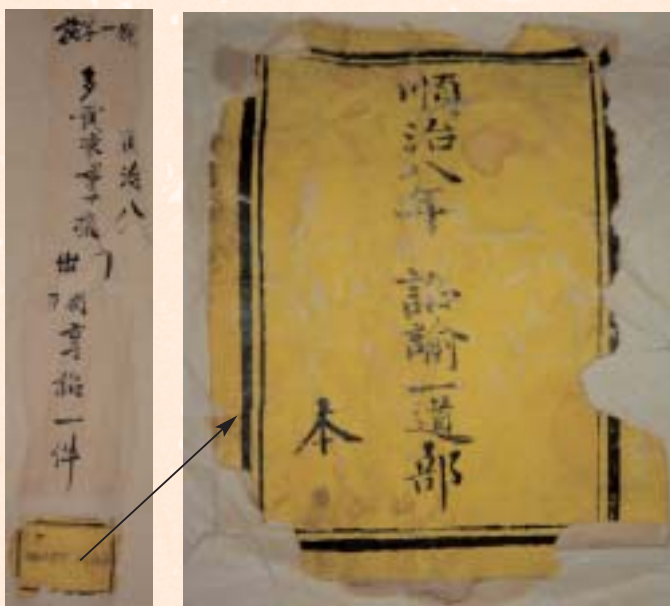
不同處，是院藏「部本」有朱圈句讀，其餘兩詔未見朱圈。這三件詔書起首語均為：「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其中「親政詔」後段殘破，無法得窺全貌，然其餘兩件詔書御璽與鈐璽方式完全一樣，「皇帝之寶滿漢合璧璽」（圖三一—1）鈐於詔書末端上方年號及日期上，並未呈現「歷年蓋月」的鈐璽方式；最後以「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作為結束語。

再者，順治八年這三件詔書是以漢文書寫在素色紙上，與詔書定制後滿漢合璧的形式有所不同，本院所藏的〈多爾袞撤出廟享詔〉（圖三）即為單純的漢文詔，可能另有滿文本，但滿、漢是分開的。刊於《御筆詔令說清史》的〈順治皇帝追尊多爾袞為成宗義皇帝詔〉應當也是單純的漢文本。就筆者所見，滿漢合璧的形式最晚在康熙初年便已成制，漢文由右到左，滿文由左至右，滿漢文年號日期並列於中，各自鈐「皇帝之寶滿漢合璧璽」；康熙六年七月初七日〈康熙親政詔〉（現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見《御筆詔令說清史》頁五九）、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遺詔〉（案：據說存世〈康熙遺詔〉共四件，筆者見其二，其一現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另一現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見《御筆詔令說清史》頁八七），均為滿漢合璧詔。

康熙初年滿漢合璧雖已定制，但鈐璽方式並未形成一致的規舉，例如〈康熙親政詔〉的騎縫璽印與年號上所鈐璽印並列，蓋於詔書上端約三分之一處，這與定制後詔書用璽方式不



圖三 多爾袞撤出廟享詔 185 × 78.2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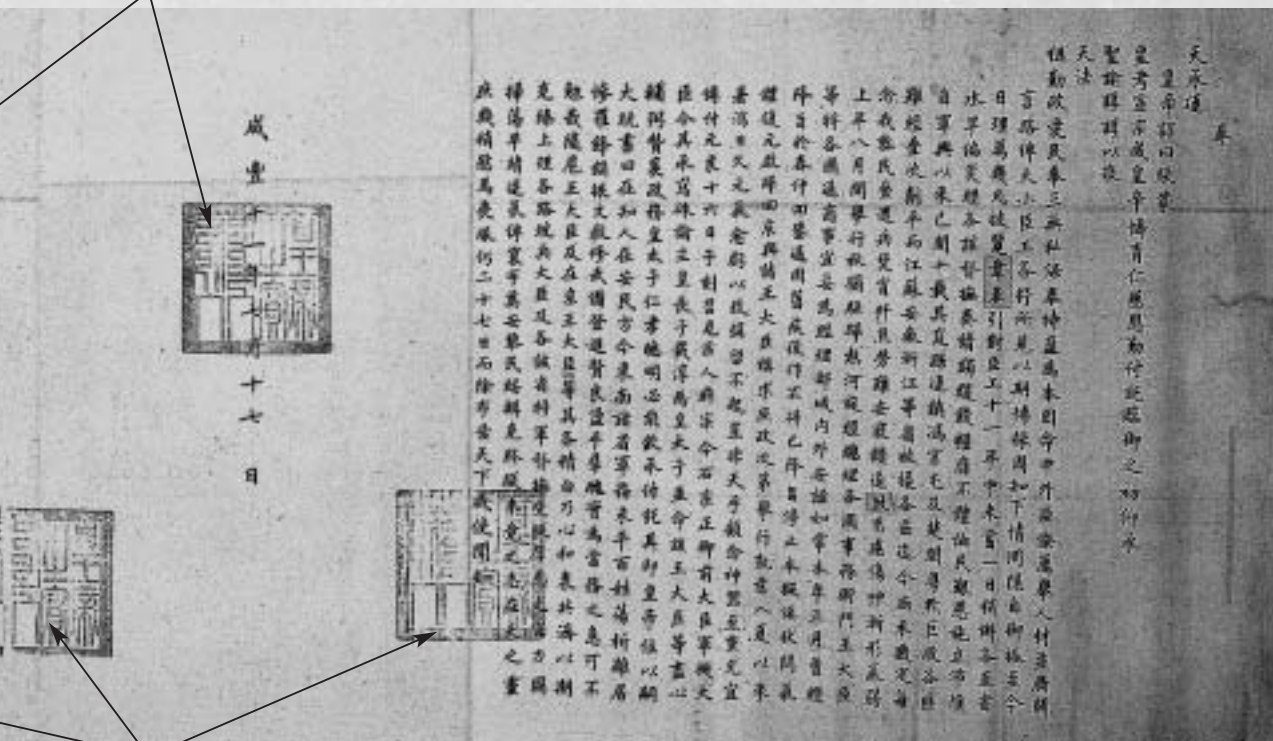


圖三-2 多爾袞撤出廟享詔外包紙上所貼籤條



圖三-1 皇帝之寶滿漢合璧璽

璽印蓋於年號下月上，俗稱「壓年蓋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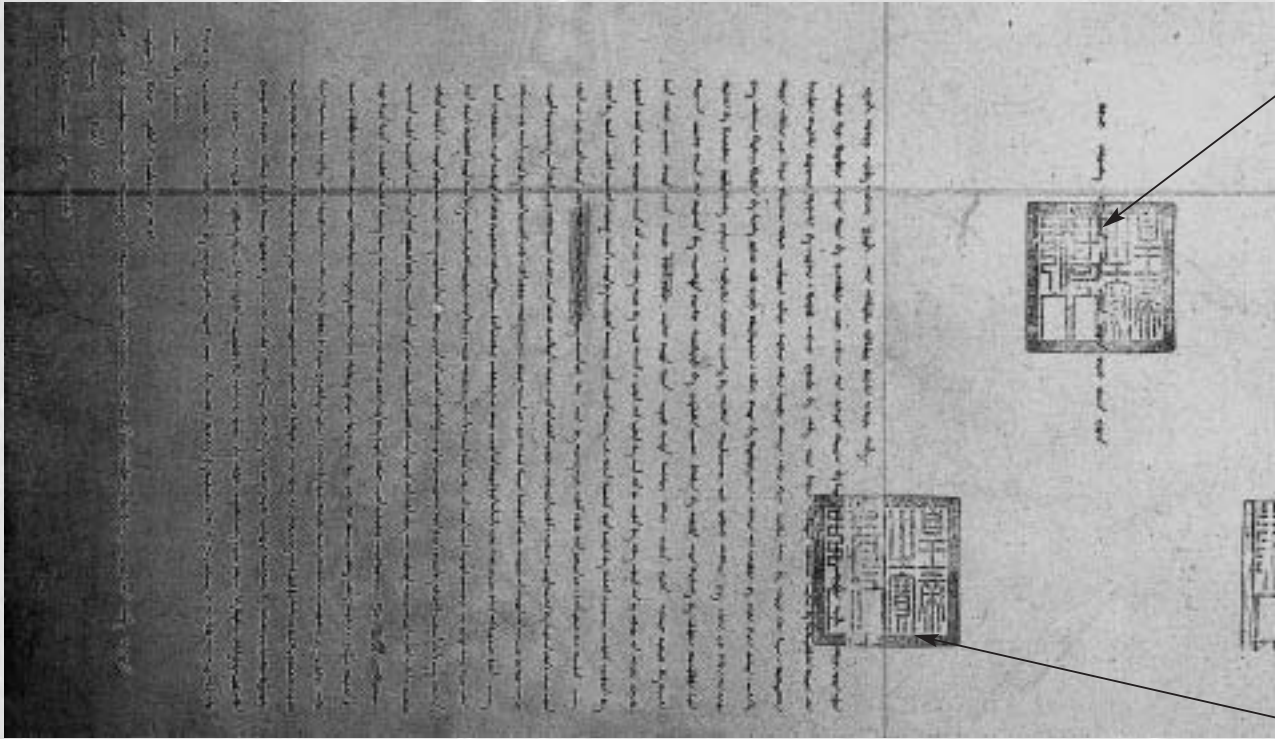
騎縫璽

同。至於用璽定制出現於康熙朝那一年，筆者未見實物不敢妄下斷語，然在〈康熙遺詔〉中，騎縫璽印與年號璽印已明顯錯開，騎縫璽印下移至詔書下端約三分之一處，此後成為定制。

下以院藏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豐遺詔〉（圖四）為例說明清代詔書定制後的形式：全幅寬二七八公分、高八五·五公分（含框寬三一·九·五公分、高一〇·一公分），漢文由右至左，滿文從左至右，滿、漢文年號日期並列於中，年號下各自鈐璽（壓年蓋月）；全詔以四幅黃紙寫成，紙張接縫處共蓋騎縫璽三枚，正方形的璽印高寬各為一五·二公分，漢文起首句：「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結尾句：「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滿文起首句音讀：「abkai hesei forgon be aliha huwangdi hese」，結尾句音讀：「erebe abkai fejergi de selgiyeme ulhufuṭi bireme sakini sehe」，意思與漢文同。

三、詔黃

詔書正本又稱「詔黃」，得名於詔書所用特殊染黃的紙張。康熙朝以後，詔書由內閣奉旨擬制，經皇帝批准後，正式以滿、漢合璧兩種文體，墨筆楷書，朱圈句讀（案：就筆者所見詔書上有朱圈句讀者唯有院藏〈部本〉多爾袞撤出廟享詔）（圖三），端寫於特製染黃大幅紙張上，因此稱為「詔黃」。黃紙的染製方法，是先取黃柏樹汁製成染漿，紙張浸泡其



圖四 咸豐遺詔 璽印蓋於年號下 騎縫璽印蓋於詔書下方 278×85.5公分

中，至滅白上色為止，據說這種染料有防蟲滅菌的效果。（見裴燕生等《歷史文書》頁一二四）筆者對紙張的染製並無研究，但所見本院保留下來的詔書殘本，黃紙色澤仍新，墨色光亮飽滿，雖稍有水漬霉浸現象，卻未被蟲蛀，（圖一、二、四、七）是否與紙張染料有關，不得而知。經本院圖書文獻處裝裱室悉心修裱後，一件件巨幅詔書又重現眼前。據筆者尺量，詔書所用大幅黃紙，幅寬至少在一一〇公分以上，高亦在七〇—八〇公分以上，視詔書內容起迄段落長短，紙幅裁切接裱的幅寬各有不同。例如〈咸豐遺詔〉（圖四）從右到左第一幅紙寬九二公分，正好將詔書漢文內容寫畢；從左到右第一幅紙寬九八公分，正好將詔書滿文內容寫畢；中間各用寬四四公分紙幅，分別繫滿漢文年號日期，這應是內閣擬制詔書時刻意安排。再以〈慈安慈禧皇太后加徽號詔〉（圖五）為例作說：漢文部分由右到左第一幅寬一一〇公分，開始於「奉天承運」，結束在「慈安端裕皇太后徽號曰慈安端裕康慶皇太后」，第二幅九三·二公分，開始於「慈禧端佑皇太后徽號曰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結束在「同治十二年二月初十日」；滿文部分由左到右第一幅寬一一六·三公分，第二幅寬一〇九·三公分，內容起迄與漢文全同；璽印兩枚，騎縫印三枚，共蓋璽印五枚。

然而筆者以為圖四、圖五並非詔書的正本——「詔黃」，因為「詔黃」應當是「滿漢合璧，墨筆楷書，朱圈句讀，璽印全備，裝潢成

軸」，然這幾件「詔書」，雖是「滿漢合璧」，墨筆楷書，璽印全備，既未「朱圈句讀」，又未「裝潢成軸」（圖三），何以如此？筆者的解釋是圖四、圖五並非「詔黃」，而是「詔黃」的謄抄本，由於也是謄抄在特製的黃紙上，因此稱為「謄黃」，至於清廷為何要製作「謄黃」，則與詔書的頒布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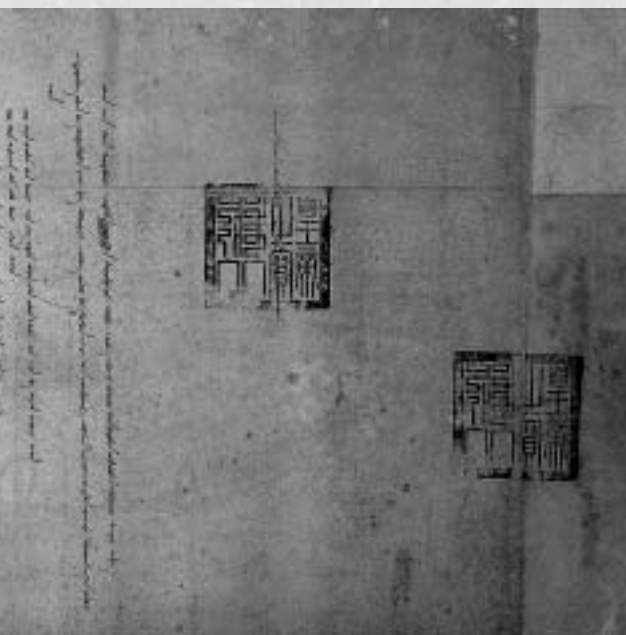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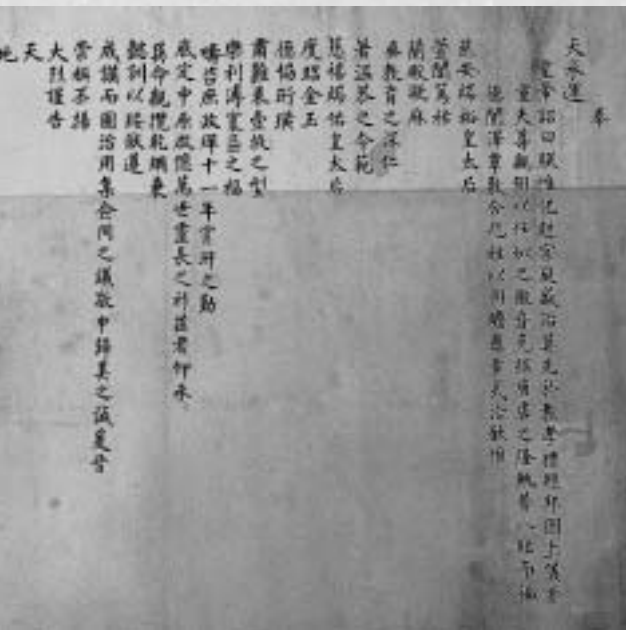
四、詔書的頒布

在電訊、傳媒發達以前，皇帝要詔告天下，是一件大費周章的事，因此只有極重要的事，方始布告天下（或「布告中外」），咸使聞知，例如，皇帝登基、親政、大婚、賓天、立大阿哥、上尊號、維新、立憲、退位等，或皇

帝認為有必要讓天下百姓知曉的事。頒詔是國家大典，有極其隆重而繁複的禮儀。據《欽定大清會典》卷二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載：

頒詔之禮，禮部鴻臚寺官豫設詔案於太和殿內左楹之南及丹陛正中；鑾儀衛設黃蓋、雲盤於丹墀內，龍亭、香亭於午門外；工部豫設金鳳朵雲於天安門上堦口正中，設宣詔臺於東第一楹，設黃案於臺上，奉詔。

以上是宣詔前禮部鴻臚寺（案：鴻臚寺是清代掌管朝會與國家宴會贊導禮儀的機關。鴻臚聲，臚是傳，傳聲贊導，故曰鴻臚。）、鑾儀衛（管理宮中鹵簿諸樂）及工部的準備工作。



接著是行禮：

宣詔，各官咸朝服恭蒞，領催、耆老咸集天安門外金水橋南，屆時內閣學士奉詔至乾清門，恭用御寶畢，奉至太和殿，陳於東案，皇帝御殿，群臣朝賀行禮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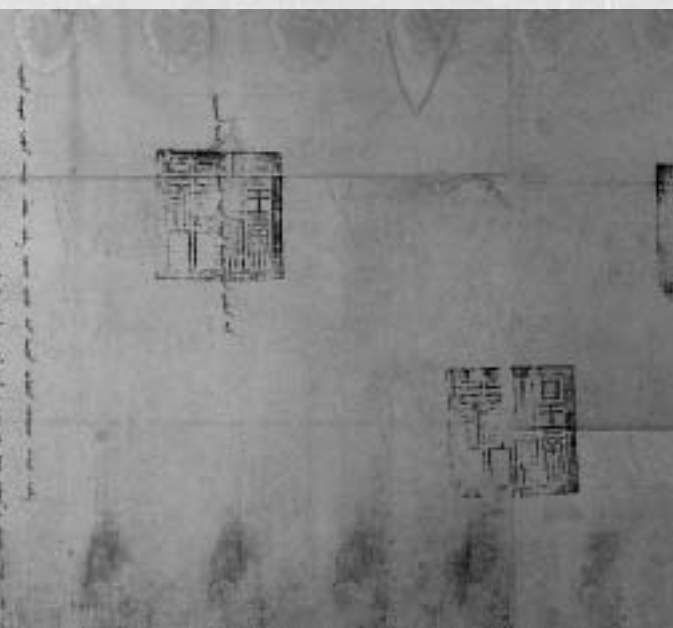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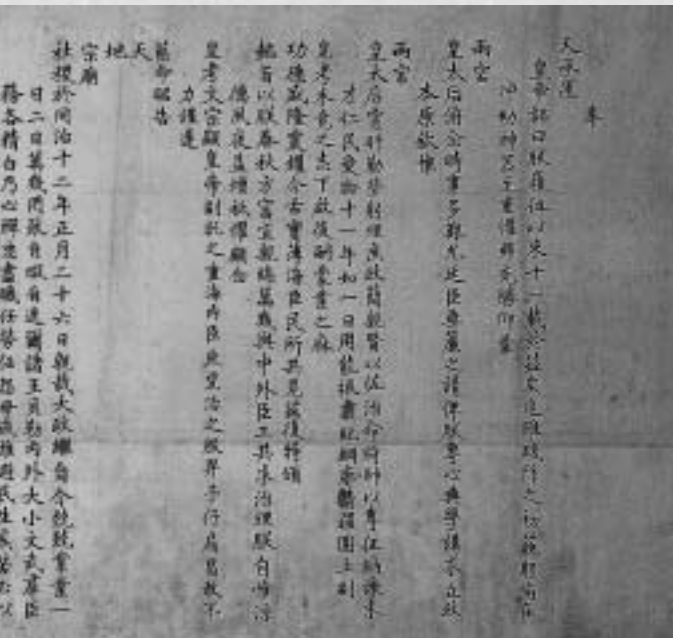
禮部接詔，恭奉至天安門城樓上宣讀，象徵布告天下：

大學士一人入殿左門，詣案奉詔，由中門循左闌出至殿檐下，授禮部尚書，禮部尚書跪受，興，由中階左降至丹陛正中，陳於案，行一跪三叩禮，跪奉詔，興，由中階降置雲盤內，禮部儀制司官

奉雲盤、張黃蓋，由中道出太和門，文武各官由昭德門、貞度門隨出。

詔至午門外，禮部官奉雲盤設龍亭內，鑾儀校舁亭，前列御仗導引，樂作，禮部尚書率屬隨至天安門，登城，陳詔書於宣詔臺案上，文武各官於金水橋前，按翼序立，鴻臚官贊排班，文武各官按班次北面立，領催耆老序立於後，宣詔官登臺西面立，鴻臚官贊有制，眾皆跪，宣詔畢，文武各官、領催耆老均聽贊行三跪九叩禮。

天安門城樓宣詔大典畢，由禮部接詔，刻贍黃本分送各地，頒行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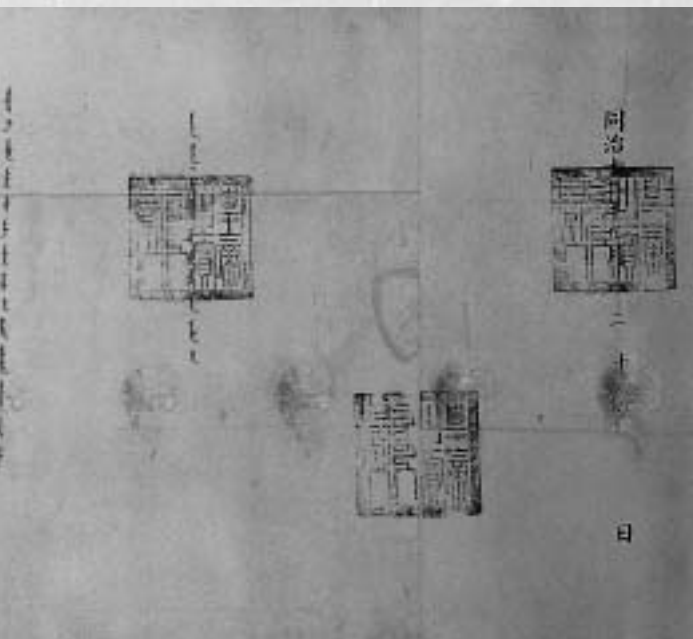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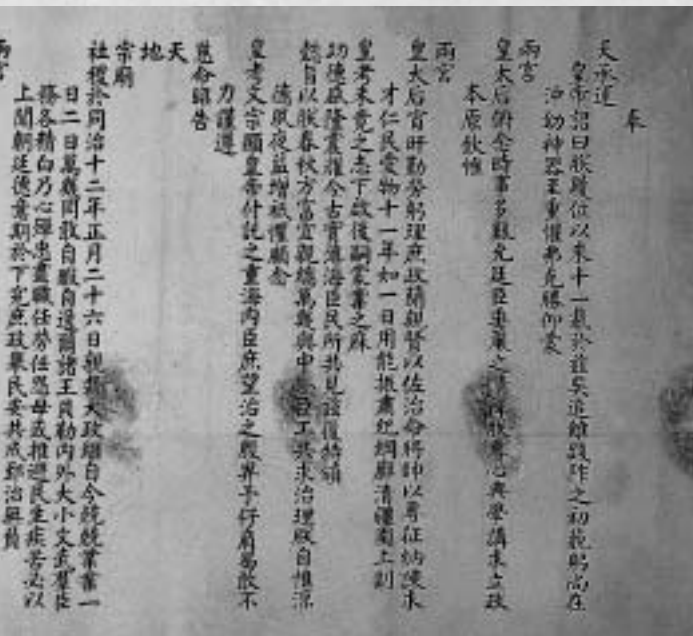
奉詔官奉詔，承以朵雲，由金鳳啣（工部製作之降詔儀器）下，禮部官祇受，仍設龍亭內，鑾儀校舁亭行，前列黃蓋、御仗導引，樂作，由大清門出至禮部，禮部尚書率屬跪迎於儀門，陳詔於大堂，行三跪九叩禮，畢，恭鑄詔書騰黃，頒行天下。

經過隆重的宣詔大典後，「詔黃」送至禮部，由禮部刻板印刷製在黃色紙張上，故稱「騰黃本」；「騰黃本」印製多少份，《會典》並未明載，但其數量總以足夠頒行至全國各直省衙門為度。騰黃頒行至地方，各省將軍、督、撫、提、鎮率各級文武大小官員以同樣隆盛的

禮儀出城恭迎，並傳集地方耆老紳眾於公廨候聽諭音。督撫等奉詔後，將騰黃再翻刻騰抄，分送各省管轄之下屬機構，層層宣讀張貼，以達府、州、縣、衛、營汛等各地民眾無不知曉的效果。

五、騰黃

根據上引《欽定大清會典》及《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本卷六十二）都記載禮部接奉「詔黃」後，立即「鑄刻」騰黃，頒行天下（案：《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作：「詔書騰黃鑄刻頒行天下」），但筆者所見院藏的詔書明顯不是「詔黃」，而是騰抄的



「謄黃本」，說明了「謄黃本」不一定是鐫刻刊印，有的是謄寫而成。筆者作如是主張，有以下幾個原因是因：

一、院藏的詔書多不只一件，有的二、三件，甚而五、六件不等，例如〈道光遺詔〉三件、〈咸豐遺詔〉四件，〈慈安慈禧皇太后加徽號詔〉六件，〈同治親政詔〉五件等（詳《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文獻檔案總目》頁十九至二十一），說明了它們不是內閣擬制的部本「詔黃」。

二、「詔黃」應有句讀朱圈，如院藏的〈多爾袞撤出廟享詔〉（圖三），然本文介紹的這幾件詔書並未句讀朱圈。

三、這幾件詔書雖是未經裝潢的殘本，但均已鈐璽，騎縫璽亦已蓋妥，不像是內閣擬詔時所遺留下來的廢稿（筆者以為「廢稿」應不必用璽）。

四、再則，根據光緒朝《清會典事例》卷十五載：「（嘉慶二十五年）恭上皇太后尊號、徽號，頒禮部敕諭，用香箋墨書；頒發各部院敕諭，用黃紙朱書，傳該堂官一人至內閣恭領；頒發各省及外藩詔、敕，用黃紙墨書。」說明嘉慶二十五年以後，頒發各省「詔書」，用「黃紙墨書」是符合體制的。

因此，筆者以為本文介紹的這幾件「詔書」應是禮部多抄而未及頒行的謄黃本。

以下兩件〈同治親政詔〉（圖六、七）為例作說明：兩件詔書內容、行款、抬頭完全一

樣，紙幅大小，幾乎一般寬高，但筆蹟、墨色截然不同，說明出自不同的人謄抄。本文將兩詔並刊，讀者可比照閱讀。

以下全錄圖六、圖七內文：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履位以來，十載於茲矣。追維踐阼之初，藐躬尚在冲幼，神器至重，懼弗克勝，仰蒙兩宮皇太后俯念時事多艱，允廷臣垂簾之請，俾朕專心典學，講求立政本原。欽惟兩宮皇太后宵旰勤勞，躬理庶政，簡親賢以佐治，命將帥以專征，納諫求才，仁民愛物，十一年如一日，用能振肅，紀綱廓清，疆圉上副皇考未竟之志，下啓後嗣蒙業之祿，功德盛隆，震耀古今，實薄海臣民所共見。茲復特頒懿旨，以朕春秋方富，宜親總萬幾，與中外臣工共求治理。朕自惟涼德夙夜益增，祇懼顧念皇考文宗顯皇帝付託之重，海內臣庶望治之殷，畀予仔肩，曷敢不力謹遵慈命，昭告天地宗廟社稷，於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親裁大政，繼自今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罔敢自暇自逸。爾諸王貝勒內外大小文武群臣，務各精白乃心殫忠盡職，任勞任怨，毋或推避，民生疾苦必以上聞，朝廷德意期於下究庶，政舉民安，共成郅治，無負兩宮皇太后訓勸之意，以保我不丕基

至，爾軍民人等，亦宜仰體朕心，務本興行，共享承平之福，始和布令，百度維新，用沛恩綸，光昭鉅典，所有事宜，開列於後：

一、歷代帝王陵寢、先師孔子闕里，應遣官致祭，著察例舉行。

一、岳鎮四瀆廟宇，該地方官查有棟椽傾損，藻飾不完者，隨時修葺，以昭誠敬。

一、滿漢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該管官細加諮訪，確具事實奏聞禮部，照例旌表。

一、京外大小文武官員，著各賞加一級。

一、在京文武官員現在議降議罰及以前有革職留任及降級罰俸之案，悉予豁免。

一、各省民人有孤貧殘疾無人養贍者，該地方官加意撫恤，如無室廬棲處，該地方官酌設棲流所，以便棲處。

一、軍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雜派差役。

一、各省要路、橋梁間有損壞，行人勞苦，該督撫查明飭令地方官隨時修理。

於戲太和翔洽，俾萬姓胥匡，以生大

猷，允升予一人，膺受多福，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結語

以「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作為起首句的「詔書」，國人幾乎人人都曾聽聞，然而也多是「一知半解」，筆者以院藏的幾件謄黃本詔書為例，說明這種重要的歷史文書在清代的形制、功能、用語、紙張、頒布、發展以及試圖解釋「詔書」、「詔黃」、「謄黃」等相關名詞，目的是向讀者闡述「詔書」這種文獻。再者，「詔書」內容關係到清廷大政，每件均繫有重大歷史事件，例如本文介紹的〈咸豐遺詔〉，標誌著清廷自雍正以後「秘建儲位」制度的改變，咸豐在死前一天，召見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立皇長子載淳（同治）為皇太子；同治皇帝無子，奉兩宮皇太后懿旨，詔醇親王奕譞之子載湉（光緒）入承大統；光緒皇帝又無子，奉慈禧太后懿旨，詔醇親王載灃之子溥儀（宣統）入承大統等，唯限於篇幅，詔書後隱藏的故事待日後展出時另作細表。最後，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的詔令文書共四十三件，編成《御筆詔令說清史——影響清朝歷史進程的重要檔案文獻》一書，讓筆者有機會識別到更多的詔令文種，對本文的撰寫提供一定程度的助益。

